

起球生虫 发霉破洞 你买的“尾货孤品”可能是二手旧货

央视、《消费日报》

现在很多人都在网上直播间买衣服，有的直播间还卖尾货。很多人购买了所谓的“尾货孤品”服装，到手却发现有的污渍明显，有的气味难闻，有的褶皱起球，甚至兜里还有零钱、耳钉、瓜子壳等杂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衣服到底是什么来路？

网购“尾货孤品”里杂物频现

前段时间，辽宁的刘女士在某平台直播间购买了一条号称是“尾货孤品”的连衣裙和一条裤子，收到货却发现，衣服不仅破旧，兜里还装着东西。“连衣裙都是破洞，裤子的裤脚有烟头的烫痕，兜里还有肛泰栓。我当时很生气，跟客服沟通后对方承认肛泰栓是他们的，但是衣服不能退。”刘女士说。

记者发现，在刘女士购物的直播间，卖着各种“尾单货”，类似这样的直播间还有很多，他们号称自己卖的商品是“尾货孤品”“源头工厂”“品牌清仓”“商场撤柜”“样衣版衣”等，售卖的大多数衣服每款仅有一件，价格一般在几元到几十元不等。

这些“好看、便宜还稀缺”的衣物吸引了不少消费者下单，然而他们收到货后，却发现存在不少问题。

黑猫投诉运营经理孙晓明表示，在黑猫投诉平台上，消费者从(各平台)直播间买到了所谓的“尾单孤品”“大牌剪标”“尾货样衣”的投诉有接近400单。有消费者



投诉买到的毛衣起球甚至有发霉味，还有人反馈买到的衣服破了洞，口袋里面有卫生纸，还有的衣服上有粉底，甚至毛发等等。

很多直播间都从旧衣回收厂拿货

这些在尾货市场流通的、有使用痕迹的衣服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记者带着在尾货市场买到的这些所谓的“新衣服”到当地一家规模较大的旧衣回收厂进行调查，老板当场判定为旧衣服。

据了解，这家回收厂的旧衣服是通过他们在全国各地的代理商回收上来的，而各地的代理商则是通过上门回收、回收箱回收等各种方式将旧衣服汇集起来，再卖到这家旧衣回收厂。

那么，这些回收上来的衣服在回收厂又是怎么处理的呢？负责人介绍，工人将回收上来的旧衣服，根据品相好坏先分拣出A货和B货，再从A货里挑拣出所谓的“精品货”。那么，这些挑选出来的所谓“精品货”都卖给谁呢？

旧衣回收厂负责人说：“好一点的精

品，有很多直播间都从我们这里拿，自己挂上吊牌，然后说是孤品，一样一件，没码的。”

这些从旧衣回收厂出售的二手衣，在直播间摇身一变就成了商家口中所谓的“尾货孤品”。但是，消费者对此却完全不知情。

在旧衣回收厂的分拣车间，记者当场就碰到了好几拨前来进货的“尾货孤品”类直播间运营人员。运营人员表示，不会在直播间告诉消费者购买的是二手衣服。

“尾货孤品”直播间内“照骗”以旧充新

在西南某地的一家旧衣回收公司，记者与工作人员交谈得知，这家公司的直播间设在外面的农田里，隐蔽难找。几番沟通过后，负责人才同意带记者去看看。

一进门，记者就看到现场六七排衣架上都挂满了衣服，负责人表示，这些就是从旧衣回收车间挑的“精品单件”。然而，记者发现，还有一些没挂起来的旧衣服随便堆在地上，落满灰尘，气味难闻。

据了解，在售卖前，直播间工作人员并不会对这些衣物进行清洗或消毒，仅用喷剂、熨斗等简单打理，有主播带货时甚至在衣服上发现虫卵。“衣服熨烫一下，直播间背景灯一打，挂上吊牌就跟新的一样，直播画面里看不出来问题。”直播间工作人员表示。

专家：二手衣冒充“孤品”可能构成欺诈

在中国旧货业协会2021年发布的《二

手纺织服装流通技术规范》中，规定了二手纺织服装的整理、质量卫生、标识和挂签、销售等要求。但该文件并没有公开具体文本内容，同时，《二手纺织服装流通技术规范》属于团体标准，对经营主体并没有强制规范作用。

中国旧货业协会衣服延用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杨膺鸿曾表示，回收的衣服中可以二次销售的约占回收总量的35%，其中，夏季服装约占15%，秋冬季服装约占20%。目前二手服装市场“乱象丛生，恶性竞争”，原因在于其流通确实存在着诸多问题，比如二手服装溯源困难，处理过程难透明，售后责任难划分，监管部门的监管依据缺失。

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表示，二手衣服如果被当作孤品售卖给消费者，可能构成欺诈行为，消费者可以主张赔偿。

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刘刚认为，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诚信经济，诚信不隐瞒、不欺骗、信守承诺，诚信需要以法治为前提，只有加大违法惩处力度，才能让那些心存侥幸的商家望而却步。

太原理工大学纺织系主任、副教授，中国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协会家纺专业委员会专家史晟表示，尾货就是尾货，旧货就是旧货，两者不能混为一谈。商家卖东西首先应该有基本的诚信，把旧衣当成新衣卖，不仅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，还涉嫌欺诈。尾货市场和电商平台都需要好好管一管。同时，这一乱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二手服装交易规范化的必要性。我国是纺织服装生产和消费大国，每年淘汰的废旧衣物达到千万吨，建立标准规范，推动二手市场有序发展，既能让旧衣物尽其用，也有助于绿色低碳发展。

“社区工作就是大家想到一块，干到一块” 一条支路从乱到治的背后

杭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邓新圣

朱树坚最近心情很好，一是自家小区门口的那条路终于看顺眼了，二是他觉得找到了实现自我的新路径。

朱树坚家住杭州市上城区紫阳街道春江花月小区，是一名退休老党员，也是小区的综合党委书记。

事情还要追溯到2022年初，朱树坚接到小区居民反映，“钱江支路上停车乱象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大家的日常生活，汽车、电动自行车经常‘打架’，谁也不让谁，万一遇见火灾，消防车都开不进来。”

于是，朱树坚每天晚上都会联合物业和业委会成员，去道路上劝阻，但发现车辆乱停乱放根本劝不动。电话打过去，有的人很快就来挪车了，有的人接通了、答应好了，再打过去就不接了……因道路权属不明、缺乏管理，“僵尸车一条街”的称呼远近闻名。

钱江支路长约300米，宽8米，周边设有两所小学、两所幼儿园。早晚高峰期间，本该由钱江路口进、飞云江路口出的单向车道，一度成为双向车道通行。道路旁的春江花月小区属于高层小区，虽有地下停车位，但停车位比例无法满足停车需求，停车矛盾也越发突出，小区的业主经常因为下班找不到停车位，向物业投诉。

朱树坚回忆，“问题出现了不能解决，社区工作就是大家想到一块，干到一块。”

朱树坚把自己当中间人，一边倾听业主们的想法，一边与社区、街道就居民需求，提出意见建议。问题在社区和街道的介入下，渐渐有了眉目。

但很快，又有了新问题——低楼层的居民和沿街商铺反映，每天都能闻到异味。经过探查，大家发现，原来是地下污水管网存在高低差，需要依靠水泵施压输送污水，气体通过阴井向外排放，异味随之而来。

治理道路，需要先治理地下污水管网，然而涉及地下污水管网和道路综合改造，工程庞大，对项目前期准备工作提出更高要求，这就意味着这条路的治理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。

2023年3月，在上城区市政集团、山南指挥部、水务集团公司、紫阳街道、春江社区等多家单位共同努力下，钱江支路道路改造项目(含地下管网)正式启动。

工程进度怎么样？工程质量是否达标？这是居民最关心的问题。

春江社区党委书记何牧说，“我们以工程满意度为导向，社区通过微信群、社区邻里110值班室等收集居民意见建议，定期召开业委会、物业、小区居民三方会议，还推选小区内拥

有一定建筑工程经验的居民黎曙为‘民间监理’对工程进行监督，针对工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作全程评估，并提交街道联席会议。期间，开了四方会议8次、联席会议3次。”

之后由街道党工委牵头，对工程建设期间存在的一号线南星桥站D口与钱江支路交叉口阴井位置不合理、钱江支路修建过程中树木移栽等问题，进行妥善处置。

2023年底，钱江支路污水管网的整治工程顺利完成。

为了更好地监督管理道路，在朱树坚的带领下，当地不断壮大社区党员、向阳群众、钱塘阿姐等邻里守望队伍，越来越多小区居民加入其中。

“每天晚上8点半到9点半，我们会组织3—5名党员在钱江支路上安全巡逻，遇上劝不动的，就联系物业和交警出面解决。”朱树坚说。

“道路建成后，共增加了37个车位，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停车难的问题，异味也减少了。今年年初，钱江支路正式纳入市政道路管理，我们还联合上城区交警大队，在早晚高峰期维护交通秩序，居民的出行安全问题得到了根本保障。”何牧说。

“现在好了，有交警还有平安巡逻队管着，车辆也不敢乱停了，孩子上下学也安全了。”小区居民吴大姐说。



整治后的道路